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九十一

二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修撰臣陳初哲

謄錄監生臣劉　堦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九十一

宋 李燾 撰

仁宗

嘉祐五年春正月戊戌降新知信州屯田員外郎蔡挺知南康軍初挺與李仲昌開六塔河坐罪勒停以袷享赦起知信州而監察御史裏行王陶言挺前罔朝廷以希功賞使濵河以來民被其害至今未已故復降之

已亥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知登州胡俛特勒停兵部郎中祕閣校理知濰州觧賓王落職知建昌軍始賓王以營葬求知登州及俛代賓王乃言營葬者不得請鄉郡又因事杖其妻黨賓王銜之遂訟俛嘗擅役軍匠伐州廨桐木作私器俛既坐自盜而知諫院范師道言賓王與俛並在館閣事緣鄉里嚚然作訟頗虧士風故并黜之俛共城人也二人鄉里不同與師道所言異當考賓王知濰州據江氏雜志賓王蓬萊人已見至和元年

錄劉繼元孫允為三班借職允自言其家

無食祿之人故特錄之
已酉奉安宣祖皇帝昭憲皇后御容于奉先資福禪院
慶基殿初慶基殿繪宣祖像具鞾袍而昭憲皇后具冠
帔至是別繪袞冕及后服二像而舊像入禁中
庚戌酌獻于慶基殿
辛亥改新鄜延路鈐轄閤士良復為京東西路鈐轄以
監察御史裏行王陶言其性黠多生事不可處於邊地
故易之

甲寅封皇第九女為福安公主第十女為慶壽公主
乙卯省御書院并翰林圖畫待詔以下額外所增員
戊午大食國首領蒲沙乙貢方物授蒲沙乙武寧司階
已未知諫院唐介言河北沿邊州軍多差軍士採萑蒲
令日納錢名為地利錢以入公使請行禁止從之
是月有大星墜西南光燭地有聲如雷占者曰天狗同
知諫院范師道言漢晉天文志天狗所下為破軍殺將
伏尸流血甘氏圖天狗墜大賊起今朝廷非無為之時

也而備禦盜賊未見其至雖有將帥不老則愚士卒雖多勁勇者少邊陲可保也如州郡何州郡可保也如邊陲何小人思亂伺隙乃作必有包藏險心乘間而動者宜擇將帥訓練卒伍詔天下防其未然　監察御史裏行王陶言去年日食今年星墜皆在正旦天狗主兵宜豫防之請詔中外舉智武才勇之士以備將帥今武舉取格太輕宜倣唐制設科優待以官無若招士伍然　正旦星墜實録本史並不書今取范師道王陶傳所論列附見月末

二月辛酉内殿承制劉温禮爲供備庫副使温禮嘗發劉怲私進女口事下入内省劾之温禮亦坐不實温禮寄資已深出爲内殿崇班御史論其非改内殿承制至是又援赦自陳故復遷之怲進女口事在二年五月

壬戌御崇政殿録繫囚雜犯死罪以下遞降一等徒以下釋之

癸亥太子少傅致仕王舉正卒贈太子太保謚安簡賜黄金百兩

甲子詔河北河東陜西廣南東西荆湖南北路經畧安
撫轉運提𩔰刑獄司體量所部兵官有不能訓戢軍旅
肅静寇姦者密以名聞
丙寅禮部貢院請增江浙福建川廣諸州軍觧額凡一
百三十五人從之
戊辰太常丞監察御史裏行王陶為右正言諫院供職
親事官夜入延福宫為盜有司用疎決以常盜論陶言
宫掖之嚴而以民間為比非所以尊天子也於是配海

邕皇城司皆論罪上自服藥以來寡於語言羣臣奏事頷之而已陶言王者之言羣臣所禀受以施於天下者也今政事無大小皆決於中書樞密陛下一無所可否豈為人主之道哉又言皇嗣未立宜擇宗子昭穆同者育之以同列志趣不合數請監靈仙觀不許　詔殿前馬步軍司每三歲將校轉員其病老不任事者先密具名以聞

壬申知諫院唐介言朝廷昨支定州糴軍糧絹五萬前

知定州宋祁用一萬王素用四萬皆質易河東而素以所易布配賣與禁軍三十餘指揮凡出羸利僅萬緡而多所侵費亦嘗兼質私物至移郡時猶追索未足輒取公使庫錢數千緡以去及詔本路安撫司體量其狀無私入而止

癸酉詔陝西經畧安撫使如聞西人多驅牛馬於沿邊博糴民穀其令所在禁絶之

甲戌鎮潼留後李端懿為寧遠節度使知澶州御史中

丞韓絳言端懿無功不當領旄鉞乃以留後赴澶州復為留後乃三月乙未今并書端懿本傳云自鄆代還除寧遠節度知澶

乙亥戸部判官太常博士集賢校理錢公輔知明州先是牙前法以重難積勞差次三等應格者聽指買酒場然富者數得應格而貧者以事繫留日益困應募者鮮至闕額則役鄉戸為之民或竭產不足以償費公輔乃取酒場官賣收錢視牙前役輕重而償以錢悉免鄉戸人皆便之然酒場既收無以酬牙前舊勞輒預借省錢

二十萬取而後奏朝廷亦不加之罪也此據神宗史公輔傳
丁丑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左丞提舉景靈宮田況為太子少傅致仕
庚辰詔入内省内臣曽犯贓私罪勒停雖經赦毋得復隷入内省
壬午汝州録事叅軍楊從簡為殿中丞致仕特賜五品服以從簡自契丹歸明守官二十年無他過也　三班院言奉詔看詳同勾當三班院楊畋所請諸路走馬承

受雖是使臣緣預聞邊要主帥機宜公事職任非輕理當遴選乞應中書制敕院沿堂五院樞密院出職人並依諸司人吏更不預選走馬承受差遣乞依畋請從之舊制東頭供奉官并諸司人吏臣僚家僕及伎術進納人等並不許選諸路走馬承受會要二月十七日事今附月末

三月辛卯詔城外四面廵檢自今並選閤門祗候以上嘗經外任親民而無贓私罪者為之

壬辰詔禮部貢舉

癸巳陳州言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劉沆卒贈左僕射兼侍中知制誥張瓌草詞詆沆其子館閣校勘瑾訴于朝帝為改命詞臣其家不敢請謚帝又為作挽辭且篆其墓碑曰思賢沆性豪率少儀矩然任數善刺取權近過失陰持之故雖以高科仕其進用多由此議者乃謂緣結附至宰相焉

甲午詔三司河東路糴糧草舊支一分見錢三分茶自今並以見錢給之四年二月己巳弛茶禁不應此時尚有茶以糴糧草當考

乙未罷滄州路嵐石都巡檢司代州駐泊司走馬承受公事減高陽關路廣信等軍都巡檢司麟府路成都府路利州路走馬承受使臣一員滄州都巡檢使當與治平二年十二月相參又治平三年十月郭緒以滄州總管兼雄覇州沿界河至海口及滄州界沿海都巡檢使更須考詳别修

歲星晝見

丙申客省使眉州防禦使張亢為祕書監亢初授河陽部署以疾辭御史中丞韓絳言亢前守懷衛二州貪横不法今不可復用而亢亦自請復文資因許之踰月又

歸故官復為客省眉防乃五月壬辰今并書

丁酉光禄寺丞致仕孔旼知龍興縣知許州賈昌朝薦旼有高行特起之旼復辭不起是歲卒贈太常丞贈官在十一月癸丑今并書

戊戌詔流内銓自今歸明人年二十五以上聽注官初泗州司士参軍徐濟自陳歸明時八歲今年四十八不得注官因著此條

壬寅封嘉勤斯賚妻太原郡君喬氏為安定郡夫人本傳云董

戩年九歲斯嵡為請于朝命為會州刺史而喬氏封太原郡君初封太原時當考按寶元元年四月喬氏已自太原郡為永嘉郡夫人不應此時更以太原封安定當考

丙午詔廣南東西路攝官處皆荒遠災瘴之地而月俸不足以自給其月增錢一千五百

壬子詔曰天災流行蝗潦相繼雖發廪蠲賦而民之捐瘠者尚多或鬻賣妻子或轉死溝壑方春之時羣物欣豫乃令吾民不聊若此朕心惻怛愍焉靡寧其令災傷路轉運使提點刑獄督州縣營濟之察不稱職者初御

史中丞韓絳言諸路災傷朝廷雖行賑恤而監司親民官未盡究心致民之流徙者衆宜其丁寧訓之故下此詔

癸丑知雄州曹偕言幽州人杜清自來與雄州探刺事宜今事覺挈家来歸請補外州一教練使給良田數頃仍以月俸贍之從之　錄周世宗後柴元信為三班借職

甲寅詔登州改配沙門寨罪人三十二人於諸州牢城

三年十二月六日

王舉元奏可考

丁巳詔書既弛茶禁論者猶謂朝廷志於便人欲省刑罰其意良善然茶户困於輸錢而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州縣征税日蹙經費不充知制誥劉敞翰林學士歐陽修頗論其事敞疏云古人有言利不百不變法蓋言立事之難也朝廷變更茶法誠欲便百姓阜國用而已自變法以来由東南来者更言不便徒以初詔不欲人立異故一切緘默莫敢正言其大要以謂先時百姓之摘

山者受錢於官而今也顧使之納錢於官受納之間利
害百倍先時百姓冐法販茶者被罰爾今悉均賦於民
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冐法者受罪子子孫孫
未見其已先時大商富賈為國貿遷而州郡收其稅今
大商富賈不行則稅額不登且乏國用此三者最其害
也或以謂法遂不變則中家必困小家必流若因緣驅
逼起為盜賊甚非國家之利也臣愚欲乞申敕有司益
采輿議且收格前詔極論可否若朝廷能槩然復三代

之舊風捐山澤之末禁則乞一弛茶法恣民勿問設為
國用尚繁利源未可悉除猶當擇其利害變而通之使
公私兩濟若求益反損求利反害臣恐東南數十州之
民由此而困則所謂利不百不變法者也未知其可臣
暗於時事不足以商功利然耳之所聞心之所疑不敢
不陳望朝廷因臣之言以求便國恵民之策至於細民
委曲臣亦不能盡也修疏云朝廷近改茶法欲救其弊
失而為國誤計者不能深思遠慮究見本末惟知圖利

而不圖其害方一二大臣鋭於改作之時樂其合意倉
卒輕信遂決而行之令下之日猶恐天下有以為非者
遂直詆好言之士指為立異之人峻設刑名禁其論議
事既施行而人知其不便者十蓋八九然君子知時方
厭言而不肯言小人畏法懼罪而不敢言令行之踰年
公私不便為害既多而一二大臣以前者行之太果令
之太峻勢既難回不能遽改而士大夫能知其事者但
騰口於道路而未敢顯言於朝廷幽遠之民日被其患

者徒怨嗟於閭里而無由得聞於天聽陛下聰明仁聖開廣言路從前容納補益尤多今一旦下令改事先為峻法禁絶人言中外聞之莫不嗟駭語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今壅民之口已踰年矣民之被患者亦已衆矣古不虛語於今見焉臣亦聞方改法之時商議已定猶選差官數人分出諸路訪求利害然則二三大臣不惟初無害民之意實亦未有自信之心但所使之人見朝廷必欲更改不敢沮議又志在希

合以求功賞傳聞所至州縣不容吏民有所陳述直云朝廷意在必行但要一番狀爾果如所傳則誤事者在此數人蓋初以輕信於人施行太果今若明見其害救失何遲患莫大於遂非過莫深乎不改臣於茶法本不詳知但外論既喧聞聽漸熟古之為國者庶人得傳言於朝正為此也臣竊聞議者謂茶之新法既行而民無私販之罪歲省刑人甚多此一利也然而為害者五焉民舊納茶稅今變租錢一害也小商所販至少大商絶

不通行二害也茶稅不登頓虧國用三害也往時官茶容民入糴故茶多而賤今民自買賣須要真茶真茶不多其價遂貴四害也河北和糴實要見錢不惟商旅得錢艱於移用兼自京師歲歲輦錢於河北理必不能五害也一利不足以補五害今雖欲減放租錢以救其弊此特寛民之一端爾然未盡公私之利害也望詔主議之臣不護前失深思今害黜其遂非之心無襲弭謗之迹除去前令許人獻說亟加詳定精求其當庶幾不失

祖宗之舊制是時朝廷方排衆論而行之敵等雖言不聽也及治平中歲入臘茶四十八萬九千餘斤散茶二十五萬五千餘斤茶戶租錢三十二萬九千八百五十五緡又儲本錢四十七萬四千三百二十一緡而內外總入茶稅錢四十九萬八千六百緡史臣曰推是可見茶法得失矣及治平至得失矣並用本志修入三項錢總一百三十萬二千七百八十六緡龔鼎臣東原錄云歐陽永叔與劉原甫言新定茶法不便乞別立法富鄭公上前言近罷榷茶改一百餘年之弊法不能無些少未便處須略整齊可矣譬猶人大病方愈須用粥食湯藥補理即漸平復矣上頷之修敞論改法

非便他書並不載君相當時不從之說惟鼎臣記此今附注云

夏四月庚申權同判尚書刑部李縱言天下上刑部一歲之中死刑亡慮二千五百六十其殺父母叔伯兄弟之妻殺夫殺妻殺妻之父母凡百四十故謀鬭殺千有三百劫盜九百七十姦亡命百有一十夫風俗之薄無甚於骨肉相殘衣食之窮莫急於盜賊今犯法者衆豈刑罰不足以止姦而教化未能導而為善歟欲令刑部依刑名分門列天下所斷大辟罪歲上朝廷以助觀省

從之

癸亥御崇政殿閱諸軍轉員凡三百

已巳契丹國母遣林牙左驍衛上將軍耶律格崇禄卿呂士林契丹遣瑞聖節度使耶律素東上閤門使張戩來賀乾元節

庚午賜閬州州學教授程讓粟帛以轉運司言其高退有行義也

已卯度支判官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王安石同修起

居注安石以入館才數月館中先進甚多不當超處其右固辭之

癸未樞密副使吏部侍郎程戡罷為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羣牧制置使戡與樞密使宋庠同府戡語多俗庠鄙之自是不協爭議屢至失聲色諫官御史兩論之戡亦自請罷故也據呂誨奏議乃爭馬懷德管軍事當考去年十一月甲寅

四方館使英州刺史馬懷德為象州防禦判官兼都虞侯鄜延路副部署　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講學士禮部侍郎知制誥孫抃為樞密副使抃久

居侍從洎如也人稱其長者及程戡罷宰臣進擬例以三司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一人補其員上曰朕欲用舊人即以命抃抃得兩府湘山野録以為由草章懿升祔制當考

甲申降右司諫祕閣校理吴及為工部員外郎知廬州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沈起落裏行通判越州初諫官陳旭建議裁節班行補授之法下兩制臺諫官集議已定及起乃擅改議草令買撲興國軍磁湖鐵冶仍舊與班行主磁湖鐵冶者大姓程叔良也翰林學士胡宿

等劾及等職在臺諫而為程氏經營占錮恩澤乞詔問其狀及等引伏故並黜之

丙戌命權三司使包拯右諫議大夫吕居簡户部副使吴中復同詳定均税又命天章閣待制張掞在六月丙寅又命樞密直學士吕公弼在九月丙申又命吕景初在六年五月丁酉又命司馬光在六年七月薛向行狀向為陜西漕六年四月遷司勲員外郎專切主管均税

五月戊子朔降户部郎中知制誥張瓌知黄州祕書郎館閣校勘劉瑾落職初瓌草瑾父沆贈官告詞言沆特

鄉里豪舉以附會至宰相瑾上章訴於朝不報乃衰服遮宰相自言并醜詆瓌私事六七章不已監察御史裏行陳洙劾奏之兩人俱坐黜責洙建陽人也　侍御史陳經言劉沆子瑾以張瓌撰父贈官告辭不當五狀訴理朝廷已黜瓌知黄州奪瑾校勘之職風聞瑾所奏狀並於内東門進入瑾身居草土名落班籍未知何緣得至於彼慮瑾陰結左右内臣諭令收接並乞根鞫情倖嚴行降責中書尋取到御藥院狀乃内降指揮從瑾奏

請依晏殊例凡陳乞沆身後事並於御藥院投進詔今後臣僚乞於入內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投進文字者令逐處申中書再取旨　詔京師大疫貧民為庸醫所誤死者甚衆其令翰林醫官院選名醫於散藥處參問疾狀而給之

己丑京師地震西上閤門使英州刺史郭諮獻所造拒馬車諮嘗知潞州言懐保二郡旁山可以植稻定武唐河抵瀛莫間可興水田又作鹿角車陷馬槍請廣獨轅

弩於他道詔諸置弩千分給幷潞諸又言臣自冠武弁
未嘗一日不思禦戎之計頃使契丹覩幽燕地方不及
三百里無十萬人一年之費且烏合之衆非二十萬不
敢舉若以術制之使舉不得利居無以給不踰數年必
棄幽州而遁慶歷初經畫河北大小水界斷敵彊乃其
術也臣所創車弩可以破堅甲制奔衝若多設之助以
大水取幽薊如探囊中物爾會三司議均田租名還諮
陳均括之法四十條復上平燕議曰契丹之地自瓦橋

至古北口地狭民少自古北口至中京属奚契丹自中京至慶州道旁纔七百餘家蓋契丹疆土雖廣人馬至少儻或南牧必率高麗渤海達靼黒水女真室韋等國會戰其來既遠其糧匱乏臣聞以近待逺以佚待勞以飽待饑用兵之善計又聞得敵自至者勝先據便地者佚以臣所見請舉慶歴之策合衆河於塘泊之北界以限戎馬然後以景徳故事頓兵自守歩卒二十萬騎卒三萬强壯三萬歳計糧餉百八十三萬六千斛又旁河

郡邑可由水運以給保州然後以拒馬車三千陷馬槍千五百獨轅弩三萬分選五將臣可以備其一来則戰去則勿追幽州糧儲既少敵不可久留不半年間當遁沙漠則進兵斷古北口塞松亭關傳檄幽薊燕南自定昔漢高祖提三尺劍定天下唯匈奴未滅至孝武時始逐出漠北唐太宗建義旗取天下唯吐蕃未滅至代宗時始入貢稱藩我太祖駿膺天命天下咸服亦唯契丹未滅當俟聖謀奉行天討且彼之所恃者惟馬而已但

能多方致力使馬不獲伸用則敵可破幽燕可取帝壯其言詔置獨轅弩二萬尋命詔同提點在京諸司庫務及揀內軍器庫兵仗下南北作坊繕完特命詔提舉同提點百司在七月甲辰提舉修完兵器在八月己未今并書之

貴人董氏生皇第十一女庚寅進位美人固辭之乞增父官一級如其請

壬辰賜修狹河木岸役卒緡錢

癸巳賜明州進士楊適粟帛以轉運使言其文行稱于

鄉里也　詔西川廣南罷任官有侍行子孫歸本貫取
觧不及鎖廳人在川廣福建罷任及元係川廣福建人
見在本鄉守選待闕者並許就本路轉運司取觧應明
經諸科省試三場以前九否十否者令貢院再考校本
處觧送試卷若以否為粗以粗為通及出義不依條制
致有妄薦者以舊條坐之不在末減若考校通粗及出
義依條別無差繆省試三場前九否十否即考試官於
元條上減一等定罪舊條合殿選者與免殿選選人該

銜替者實殿一選京朝官勒停者與銜替銜替者與監當監當者與遠處差遣先是祕閣校理陳襄等言諸科之弊在於傳義難禁而考試官止較其文莫能檢察及到省所對十否而考試官多坐罪勒停原情定罪宜在末減乃下兩制與貢院議而裁定之

甲午觀文殿大學士戶部侍郎龎籍為太子太保致仕籍自定州召還既入見詣中書白執政求致仕執政曰公康寧如是且上意方厚奈何欲去之堅也籍曰若待

筋力不支人主厭棄然後去斯不得已爾豈得為止足哉遂歸卧于家前後凡七上表其劄子不可勝數乃許之仍詔籍出入如二府儀

乙未詔京城疾疫其蠲官私房錢十日

丁酉詔三司置寛䘏民力司六月乙亥遣使本紀但書遣使不書置司

己亥潁州進士常秩為試將作監主簿本州州學教授翰林學士胡宿等言其文行稱于鄉里也秩臨汝人嘗舉進士不中退在陋巷二十餘年為學求自得尤長於

春秋學者常以孫復所學問秩秩曰此商君法爾步過六尺與棄灰於道者皆有誅不近人情甚矣秩皇祐六年賜粟帛

甲辰光祿寺丞致仕梁造為太常寺太祝知單父縣京東安撫使言其節行聞于鄉里故特起之

丙午秘書監林濰致仕先是濰知汝州秦悼王墳域在汝宗室祔葬役兵無慮五千人濰以汝近鄉閭因役兵畢功使採薪芻冶鐵石輦致其家衆怨憤謀殺濰會日暮城門閉不能入遂刼大校相率叛走濰匿不敢出通

判大理評事竇卞破鑰啓關招之反復說諭衆已稍定因給語曰此輩特醉酒狂呼耳密推為首者竄之請於朝悉從配徙因詔灘致仕卞兖句人也灘附傳及本傳並不載致仕因由今取竇卞傳所書附此

戊申樞密直學士吏部郎中權知開封府陳旭以足疾罷為右諫議大夫同提點在京諸司庫務樞密直學士禮部郎中知泉州蔡襄為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降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韓絳知蔡州初絳彈奏宰臣富

𢏆且言張茂實人以為先帝子而引用管軍事蓉難測既而居家待罪自言不敢復稱御史中丞上遣中使名不出翌日臺屬官往勸之乃出又不秉笏穿朝堂知諫院唐介右正言王陶侍御史知雜事范師道御史陳經呂誨裏行陳洙等皆言茂實頃為狂卒誣詆已經朝廷辨白無復用管軍乃中書密院同議人亦無間言今絳苟欲以危法中傷人臣而不知主無根之言揺動衆聽翻為朝廷不便無絳舉措顛倒不足以表率百司故出

之　賜國子博士新通判明州趙至忠銀百兩絹百匹

至忠數以契丹機密事來獻故也實錄云至忠獻契丹蕃漢兵馬機密事十冊并契丹出獵圖嫌與二年四月辛酉相重因稍刪潤之

癸丑以侍御史趙抃為右司諫諫院供職

甲寅以淮南江浙荊湖福建等路提舉運鹽公事職方員外郎朱處仁為屯田郎中時新置運鹽司處仁歲滿當遷官已除祠部郎中命未下而處仁自援例請改名曹故奪而下遷之

乙卯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死罪已下遞減一等徒以下釋之

六月乙丑詔戒上封告訐人罪或言赦前事及言事官彈劾小過或不關政體者時殿中侍御史呂誨言故事臺官許風聞言事者盖欲廣其采納以輔朝廷之闕失比來中外臣僚多上章告訐人罪既非職分實亦侵官甚者詆斥平素之缺暴揚曖昧之事刻薄之態寖以成風請懲革之故下是詔王偁東都事畧詔曰朕聞前代之稱治者君臣同心上下輯睦

人知禮義之節俗無激訐之風何其德之盛也朕雖弗敏竊嘗慕焉自今臣僚如有輒上封章告人罪及以赦前事言者並當訊劾之言事之臣雖許風聞宜務大體如事關朝政無憚極論自餘細故勿須察舉

丙寅命天章閣待制張掞同詳定均稅

戊辰寧國節度副使孫沔為光祿卿分司西京

辛未翰林學士胡宿御史中丞趙槩磨勘轉運使提點刑獄課績

壬申詔禮部貢院內外鎖廳并親戚舉人並同引試解十分之一如不及十人亦許解一人四人以下送鄰路

聚試

乙亥遣官分行天下訪寛恤民力事　五月丁酉初置司　張耒明道雜志曰韓魏公當國遣使出諸道以寛恤民力為名既行魏公大悔之每見外來賓客必問寛恤使者不擾郡縣否意恐詔使擾擾民重不安也無幾皆罷之此事當考今雲安軍下巖寺有石刻榮州資官令孔嗣宗奉詔寛恤民力嘉祐六年十月十五日過此不知竟用何時罷遣寛恤使者然則耒所稱無幾蓋不然也

戊寅廣西經略司言邕州甲峒等蠻賊五十餘人内寇詔邕州發兵攻討之

辛巳詳定編敕所言皇親宫院有違禁衣服首飾器用

之類及雖係所賜或父祖所置者聽百日中改造如違令本宮使臣覺察申大宗正司施行從之

甲申詔審院官京朝官當入西川廣南福建路差遣而用薦舉規避者委本院執奏之　三司減省冗費所言比歲內人請俸倍多乞酌天聖初嬪御以下人數著為定額從之　閤門編纂條例所言伏見臣僚以疾乞免大起居舞蹈之類竊以臣下見君當極恭肅一有不至罰必及之以疾自言乞損拜伏人取其便非所以致恭

肅尊朝廷也且有疾與告著令所容殺禮見君古訓無有自今敢干請者乞令閤門彈奏重致其罰惟勲德大臣必藉任使自從特旨又昨崇政殿進呈大樂依觀雙竹例宣召羣牧判官檢會儀制游晏宣召皆著定式而羣牧判官不與盖當時有司之失遂開此例欲乞今後非次游宴觀看不須更召其帶館職充者自從館閣官例又都知押班如趂班不上令别作一班起居臣等以為朝廷之儀皆有定制苟不及禮謂之不恭不恭有罰

未聞預設別班以待不及禮者伏請𨷂去又三人内及第正權三司判官者並賜緋臣等以為古制有其官者服其服未聞一官之中更以入仕之階為之輕重恐非聖朝平均奬勸之道伏請𨷂去又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坐杌子戴涼傘中書樞密院下馬處之類皆是特恩異禮近歲大臣例多得之看詳前件禮數皆朝廷所以尊異執政大臣也非其人無其位者不當有也若人人得之則車服輕而不尊車服輕而不尊則賢者怠而不

肖者有慢上之心矣其漸不可不謹也已別具編録非以為例蓋備天子非常之詔加禮於老成勲徳之臣訪故事於有司則以對也仍乞令閤門今後非詔旨詢問不得輒自申舉並從之此據會要乃六月二十六日事今附月末又言諸賜與物等多是逐人自乞方得支給然賜與者乃人君所以優寵臣下有祗受之禮無自請之文今當賜者有司不即舉行必待自言或至援引此例章訴紛然殊失上下之體内文臣及軍員授右職者多是進狀乞賜公服

韡勿腰帶乞今後凡換右職者便令閤門舉例支賜又臣僚放免朝辭更不支賜分物看詳連值假故或有急速差遣方許放免有當賜分物例須自陳亦有近侍朝臣不免如此尤失事體乞今後臣僚放免朝辭非罪累被譴者便於特降指揮後著合得分物令閤門依例支給又使臣朝辭雖非親民差遣如宣命內理為親民資序並依監押例支朝辭分物如宣命不著本官稱合係親民資序即會問三班院支給則是使臣分物不以差遣

高下乃係本人資序乞下三班院今後如使臣受差遣理為親民資序不是情願乞充監當者畫時關報閤門其知州折資充通判通判折資充簽判知縣非因過降授者並依資序支朝辭分物欲乞令審官院依三班院體例關報從之此據會要五年六月事但無其日今附此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九十二
宋 李燾 撰
仁宗
嘉祐五年秋七月戊子美人周氏為婕妤皇第十二女婕妤所生也
庚寅詔河北兩地供輸人輙過黄河南者以違制論初邊臣言兩地供輸人舊條私出本州界並坐徒後乃更

從杖恐漸入近南州軍刺事難以辨姦詐故復著此條

辛卯詔知許州兼京西北路安撫使知鄧州兼京西南路安撫使以許陳鄭滑孟蔡汝潁信陽九州軍隸北路鄧襄隨房金唐均郢光化九州軍隸南路其河南府即不隸所部

初西平州峒將韋惠政匿納交趾逃户甲峒蠻申詔泰領衆襲逐所亡都巡檢宋士堯等帥兵拒之擅入交趾界多所斬獲明日交趾與甲峒蠻復合兵來寇士堯等

皆戰没癸巳邕州以聞詔知廣州蕭固赴邕州發諸郡兵與轉運使宋咸提點刑獄李師中同議掩擊之

甲午户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唐介知荆南從介請也敕過門下知封駁事何郯封還之言介為諫官有補朝廷不當出外詔介復知諫院如故

丙申詔文臣待制以上及臺諫官武臣刺史以上各舉諸司使至三班使臣堪將領及行陣戰闘者三人後雖有他過不連坐而臨敵不如舉狀者坐之

丁酉知晉州都官員外郎吴京追三官壽州編管前提點河東刑獄祠部郎中龎汝弼特勒停同提點刑獄西京左藏庫副使寇利一前同提點刑獄禮賓副使段隠各衝替先是京犯自盜贓而汝弼嘗多取寄廚生餼又利一數與京聚會亦嘗受公用銀紗羅故並坐之京育弟也

戊戌翰林學士歐陽修等上所修唐書二百五十卷刋修及編修官皆進秩或加職仍賜器幣有差　著作佐

郎劉義叟為崇文殿檢討未入謝疽發背卒義叟强記多識尤長於星歷數術皇祐五年日食心時胡瑗鑄鍾弇而直聲鬱不發又陝西鑄大錢義叟曰此所謂害金再興與周景王同占上將感心腹之疾明年上果不豫又月入太微曰後宫當有喪已而張貴妃薨至和元年日食正陽客星出于昴曰契丹宗真其死乎事皆驗義叟末病嘗曰吾及秋必死自擇地於父冢旁占庚穴以語其妻如其言葬之心疾已見嘉祐元年八月然此不妨再見宗真至和二年八月乃死

客星出昴據本志乃皇祐五年事

辛丑廣西經略司言交趾與甲峒夷人又冦永平寨乞朝廷發荆湖北路兵善用摽牌者三千人赴本路從之

壬寅詔廣南東西路安撫轉運使提點刑獄體量所部知州軍都監監押寨主廵檢使臣老疾不任事者即選人代之以聞 殿中侍御史呂誨言陜西四路所管熟户不下十數萬人寶元用兵以来陷没十無四五兵帳遂廢不修乞委逐路帥臣選官徧索舊部之末附者增

入舊帳其首領因遷補之族大者益以閒田均給之又言昨保安軍蕃官胡守中叛去雖自西界取還就誅然可見蕃部攜貳之情乞下隣路體量兵官失綏撫者重行降責並從之

初天下廢田尚多民罕土著或棄田流徙為閑民自天聖初下赦書即詔民流積十年者其田聽人耕三年而後収賦減舊額之半又詔流民能自復者賦亦如之既而又與流民期百日復業蠲賦役五年減舊賦十之八

期盡不至聽他人得耕自是每下赦令輒以招輯流亡
募人耕墾為言民被災而流者又優其蠲復緩其期招
之又嘗詔州縣長吏令佐能勸民修起陂池溝洫之久
廢者及墾闢荒田增税及二十萬已上議賞監司能督
部吏經畫賞亦如之久之天下生齒益蕃田野加闢獨
京西唐鄧間尚多曠土唐州閑田尤多入草莽者十八
九或請徙戸實之或請以卒屯田或請廢為縣知州事比
部員外郎趙尚寛曰淮安古稱膏腴今田獨蕪穢此必

有遺利且土曠可益墾闢民稀可益招俠何必廢郡也乃案圖記得名信臣故迹益發卒復三大陂一大渠皆溉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為支渠數十轉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集尚寬復請以荒地計口授之及貸民官錢買牛比三年廢田盡為膏腴增户萬餘監司上其狀三司使包拯亦以為言丙午詔留再任尚寬安仁子也仁宗實録包拯奏尚寬所招淮湖河北之民萬餘户本志但云二千餘户英宗實録與本志同今從仁宗實録及本傳治平元年正月尚寬再任

庚戌詔曰朕樂與士大夫惇德明義以先天下而在位殊趣弗率朕言或為危言詭行務以驚衆取譽罔上而邀寵論事之官捜抉隱微無忠恕長厚之風託迹於公而原其本心實以合黨圖私甚可惡也使吾俗靡然陷溺於薄而望教成治立其可得哉書不云乎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中書門下其採端實之士明進諸朝察辯激巧偽者加放絀焉明揚朕言以厲多士時御史中丞趙槩言比年以來搢紳之倫多險刻競浮宜行戒敕之

故降是詔王偁東都事略夫和平醇一之政行則民休羙之氣應險刻媮薄之路啓則民戚慘之變生蓋風化之感天下其猶影響之相從也御史執法嘗為朕言宜深詔執事以遏浮競之風其令中書門下務采端厚忠實可以表厲風俗之士並進于朝以啓迪朕心其詭激辯巧敢涉朋比之迹者必行放棄之罰庶幾朝廷清明百異消弭以臻治平咨爾攸司其服朕命

壬子命翰林學士吳奎戶部副使吳中復判度支判官王安石右正言王陶同相度牧馬利害以聞時國馬之政因循不舉言者以為當有更革也

乙卯權司天監周琮言今年正月一日夜瞻見流星出

昴畢色如火宜為北敵之備近聞交阯冦廣南此乃預言之應詔周琮本謂敵兵有變今盜起南方固不應所言特免勘自今毋得妄引災福僥求恩澤　自李仲昌取議者久不復論河事而河流派别于魏之第六埽曰二股河其廣二百尺自二股河行一百三十里至魏恩德博之境曰四界首河北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即溝洫志所謂决平原金堤開通大河入篤河至海五百餘里者也自今春以丁壯三十浚之一月而

畢引支河流入金赤河其深六尺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于恩冀乾寧入於海今二股河自魏恩東至于德滄入于海分而為二則上流不壅可以紓決溢之患乃上四界首二股河圖據本志此時韓贄但圖上二股河形勢初未興役也實録别云自今年春役夫三千一月而畢功減大河入于金赤河其深盖六尺餘如實録所載乃是役竟功成矣與本志特異又按稽古録是年春韓贄穿二股渠分河流入金赤河與實録同今文從本志稍刪潤之事從實録韓贄本傳云河決商胡而北踰十年議者欲塞之復東流役將興贄言北流既安費已不貲今驟更之未必有成功不若大明之東開金隄使分注故道釃為二河庶可紓大患朝廷遣使相視請如其策役三千人幾月而成呂誨集有相

度黄河狀載此甚詳今參取之

八月丁巳朔觀文殿學士吏部侍郎程戡為宣徽南院使判延州殿中侍御史吕誨言戡才微識闇外厚中險交結權貴因縁進擢循私罔上怙勢作威况年逾七十自當還政近罷樞府既以匪能復委帥權曷由勝任且本朝故事宣徽使非勲戚未嘗除拜乞追寢戡恩命知雜御史范師道等相繼論列訖不從　度支判官金部員外郎薛向權陜西轉運使兼制置觧鹽使范祥卒故

以向代之時西夏青鹽盜販甚賤而官賣解鹽價高鹽以故不售至向使減價以抑之鹽池歲調畦夫數千種鹽而鹽支十年未售向奏損其數至今便之（本志云祥卒以向繼其後案祥行狀是年七月十九日卒實錄錄祥孫子在十一月）

甲子眉州進士蘇洵為試校書郎洵年二十七始發憤為學歲餘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其常所為文閉戸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嘉祐初與其二子軾轍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

其所著權書衡論機策二十二篇宰相韓琦善之名試舍人院再以疾辭本路轉運使趙抃等皆薦其行義推于鄉里而修又言洵既不肯就試乞就除一官故有是命

乙丑吏部流内銓言諸州幕職官常闕八九十員無合入資序人請下知雜御史三司副使待制已上各舉令録判司主簿尉二人有出身四考無出身五考無贓私罪有京官舉主三人者為之詔可 治平三年四月遂著為令 澶州

言鎮潼軍留後李端懿卒上方燕禁中為輟樂賻其家
黄金三百兩贈感徳節度使謚良定其弟端愿援蔡國
公主子吳守禮例再贈兼侍中
壬申詔曰國初承五代之後簡編散落三館聚書纔萬
卷其後平定列國先收圖籍亦甞分遣使人屢下詔令
訪募異本校定篇目聽政之暇無廢覽觀然比開元遺
逸尚衆宜加購賞以廣獻書中外士庶並許上館閣闕
書每卷支絹一匹五百卷與文資官

癸酉降知洪州光禄少卿劉緯知郢州以轉運使馮浩等言緯家僕因事受財又縱其子貿易于民也張唐英以為臺官上言今從實録

乙亥吏部侍郎集賢院學士余靖為廣南西路體量安撫使如京使賈師熊副之靖至廣西移檄交阯召其用事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對以近邊種落相侵誤犯官軍願悉推治還所掠及械罪人以自贖靖信其詐厚賂遣去嘉祐既歸遂不復出神道碑云即械五人送欽州戮于界上盖飾說也今從本

傳

庚辰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兼侍讀錢象先為契丹國母生辰使西染院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夏偉副之侍御史陳經為契丹生辰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郭靄副之鹽鐵判官刑部郎中閻詢為契丹國母正旦使西京左藏庫副使劉禧副之度支判官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王安石為契丹正旦使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趙元中副之既而安石辭行改命户部判官兵部郎中祕

閣校理王繹　相度牧馬利害所吳奎等上言自古國馬盛衰皆以所任得人失人而已汧渭之間未甞無牧而非子獨能蕃息於周汧隴之間未甞無牧而張萬歳獨能蕃息於唐此前世得人之效也然得人而不久其任久其任而不使專其事使得專其事而不臨以賞罰亦不可以有功今陜西馬價多出觧鹽三司所支銀絹許於陜西轉運司易錢權轉運副使薛向既掌觧鹽復領陜西財賦可悉委之移用仍俾擇空地置監而孳養

之蓋得西方不失其土性一利也因未嘗耕墾之地無傷於民二利也因向之才使久其任而經制之三利也又河北有河防塘濼之患而土多潟鹵戎馬所屯地利不足諸監牧多在此路馬又未嘗孳息若就陜西興監牧即河北諸監有可存者悉以西方良馬易其惡種有可廢者悉以肥饒之地賦民於地不足而馬所不宜之處以肥饒之地賦民收其課租以助戎馬之費於地有餘而馬所宜之處以未嘗耕墾之地牧馬而無傷於民

此又利之大者尚用向凡舉辟官及論改舊弊有功則
無愛賞敗事則無憚罰在於必行上可其奏
甲申命向專領本路監牧及買馬事仍規度於原渭川
德順軍置場同州沙苑監鳳翔府牧地使臣並委向保
薦以聞羣牧使歐陽修言國馬之制置自祖宗歲月既
深官失其守積習成弊匪止一時伏覩詔書命奎等商
度利害將有更革臣以謂監牧之設法制具存條目既
繁其弊亦衆若止坐按文籍就加增損恐不足以深革

弊源如欲大為更張剏立制度則凡於利害難以遥度

葢謀於始也不精則行於後也難久請詔相度官一人

同臣躬按左右廂監牧凡土地廣狹水草善惡歲時孳

牧吏卒勤惰以至牝牡種類各隨所宜棚井温凉亦有

便否嚮何以致馬之耗减今何以得馬之蕃滋詳究根

源旁采衆議然後以比日臣僚奏請叅詳審處與其坐

而遥度倉卒改更其為得失不可同日而論也臣又竊

思今之馬政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

病甚多不可槩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没契丹或已為民田皆不可復得惟竊令河東路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養牧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樓煩元地天池三監之地尚冀可得又臣往年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

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路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訪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有地有不宜馬可行廢罷至於估馬一司利害易見若國家廣捐金帛則券馬利厚來者必多若有司惜費則蕃部利薄馬來寖少然而招誘之方事非一體請遣羣牧司或禮賓院官一人至邊訪蕃部券馬利害以此三者參酌商議庶不倉卒輕為改更下

其奏相度牧馬所奎等請如修奏乃詔選官分詣河北河南諸監按牧地肥瘠頃畝俟得實數即遣官二人按視其陝西估馬司仍委向規度以聞向乃上言秦州券馬至京師計所置并道路之費一馬當錢數萬然所入止中雜支於上等良馬固不可得請於原渭州德順軍置場收市以解鹽交引募蕃商廣售良馬八千以三千給沿邊騎軍五千入羣牧司有詔從之明年向又言原渭州德順軍水洛城及秦州外寨係蕃部馬所由必欲

詢究利害宜得涇原秦鳳兩路帥臣同議庶諸部承稟又明年奎等復列上向所議買馬利害秦州古渭永寧寨并原州德順軍令悉置場請自京師歲支銀四萬兩紬絹七萬五千匹充馬直銀以二萬兩并紬絹並充邊庫錢餘闕萬緡以解鹽鈔并雜支錢給之詔皆施行又向言及奎等列上向議本志以為六年七年事今並附此

乙酉罷諸路同提點刑獄使臣置江南東西荊湖南北廣南東西福建成都梓利夔路轉運判官先是同提點

刑獄使臣或有竊公用銀器及樂倡首飾者議者因言使臣多不習法令民事不可為監司故罷之十一路舊止一轉運使至是各增置判官以三年為一任第二任知州人為判官滿一任與提點刑獄初任知州若第二任通判為判官滿兩任亦如之實錄並載諸路同提刑姓名其末云京西路文思副使曹渂已物故河東路左藏庫副使寇利一陜西路禮賔副使段隱並先坐事罷去利一與隱所以罷去司馬光記聞當得之今從記聞

九月丁亥朔翰林學士歐陽修兼侍讀學士　起居舍

人知制誥劉敞爲翰林侍讀學士知永興軍初臺諫劾敞行吕溱青官制詞不直又前議郭后祔廟嘗云上之廢后慮在宗廟社稷不得不然是欲道人主廢后也章十數上敞不自安會永興闕守遂請行詔從之

丙申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吕公弼同詳定均稅

戊戌詔梓州路今春飢夏秋閔雨其人户訴災傷者令轉運司速遣官體量蠲其賦租仍勿檢覆

庚子遣中使齎詔撫諭知府州如京使康州刺史折繼

祖初繼祖欲解去州事下河東經畧安撫使梁適體量適言折氏累世承襲知府州本族僅三百餘口其所部沿邊蕃族甚衆凡犒勞以俸錢而所用不給素於蕃族借牛耕蒔閑田以收穫之利歲贍公費且朝廷俾之承襲即與内地知州不同比年監司一以條約繩之尤為煩密繼祖内不自安遂欲解去乞慰存之故遣是詔

辛丑詔齊登密華邠耀鄜絳潤婺海宿饒歙吉建汀潮凡十八州並煩劇之地自今令中書選人為知州其知

潮州委本路轉運提點刑獄司同保薦之　翰林侍讀學士給事中楊安國卒贈禮部侍郎安國講説一以注疏為主無他發明引論鄙俚世或傳以為笑尤不喜緯書及注書所引緯書則尊之與經等在經筵二十七年

上稱其行義淳質以比先朝崔遵度

壬寅樞密副使張昇提舉編集本院機密文字

庚戌降駙馬都尉安州觀察使李瑋為和州防禦使仍與外任瑋與公主不協而瑋所生母又忤公主意公主

夜開皇城門入訴禁中瑋惶恐自刻故有是命明日免降官止罰銅三十斤留京師吴及傳云及為諫官論入內都知任守忠陵轢駙馬都尉李瑋及干求內降當考陵轢事增入

癸丑右正言王陶言周禮閽人掌宫門之禁時其啓閉寺人掌女宫之令糾其出入以謹嚴周衞杜絶非常故漢光武出獵夜還上東門候郅惲拒關不納光武從中東門入明日賞郅惲而貶中東門候魏武之子臨淄侯植開司馬門晝出魏武怒公車令坐死然則公主夜歸

未辨真偽輒便通奏開門納之直徹禁中略無譏防其所歷皇城宫殿内外監門使臣請並送劾開封府知諫院唐介殿中侍御史吕誨等亦以為言皆不報

冬十月丙辰朔詔自今恩奏舉改官及陞差遣其所舉人各犯枉法自盜而會赦不原者舉主亦毋得以赦論

庚申兖國公主宅都監入内供奉官梁全一以下九人並遠小處監當入位祗候梁懐吉配西京灑掃班自今勿置都監别選内臣四十以上三班院使臣五十以上

無私罪者二人在宅勾當內臣年五十以下二人為入位祗候並不得與駙馬都尉接坐時臺諫官皆言主第內臣數多且有不自謹者上不欲深究其罪但貶逐之因省員更制七年二月癸卯梁懷吉又勒歸前省不知何時復名入也

辛酉西蕃官右監門衛將軍莽布賽 香布並為右領軍

甲子殿中侍御史呂誨言兗國公主乳母昌黎郡君韓氏出入內中嘗因公主奏其姪壻于潤為右班殿直典

主第服玩器物而盜歸私家請下有司推鞫之詔降于
潤為下班殿侍削韓氏郡封
己巳祠部員外郎知建昌軍楊儀免追官與監當差遣
先是建昌富民曽均毆殺人獄未具轉運使馮浩移所
部官石麟之推劾連逮而死者十餘人儀論其事坐不
實法當追一官上特寛之
庚辰知潭州王罕言在廣西日見邕州火峒蠻儂宗旦
嘯聚甚衆又數出剽掠恐終為邊患請下本路設策招

安從之按會要及正史宗旦以從蕭固招事在二年今罕復言此當考又按王罕傳罕前為廣西漕實親招降宗旦父子三年十月乃自廣西改知潭州不知今者何以復云必有一誤或是罕前已招降今又欲内徙而實録不詳故耶更當考

是月深州言野蠶成繭被于原野

十一月丙戌朔知桂州刑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蕭固落職知江州知邕州西上閤門使蕭注降授引進副使荆湖南路鈐轄初臺諫官並言固等在廣西所為不法至是不察寨管下西平州溪洞使臣匿外界人口致領衆

殺害兵官故責降之

丁亥均州防禦使李珣為相州觀察使單州團練使劉永年為齊州防禦使知制誥楊畋封還珣永年詞頭因言祖宗故事郭進戍西山董遵誨姚內斌守環慶與强寇對壘各十餘年未嘗有轉官移鎮之寵盖謹重名器必須平寇難靜方隅然後俾之遷改今珣等無尺寸裨補之功特以外戚故除之臣恐天下謂陛下忽祖宗謹重名器之訓開親戚僥倖之門曲緣私恩輕用王爵後

若有扞寇之功復以何官賞之臣是以不敢命詞尋詔他舍人草制而范鎮言朝廷如以楊畋之言為是當罷珣等所遷官儻以為非即乞却令元當制官命詞内批不許既而鎮復有論列遂罷之

戊子録故陜西制置解鹽使度支員外郎范祥孫景為郊社齋郎子太廟室長褒侯服闋與堂除差遣權三司使包拯言祥建議通陜西鹽法行之十年歲減榷貨務緡錢四百萬其勞可録也　如京使賈師熊領欽州刺

史知邕州兼廣南西路安撫都監師熊辭之據呂誨奏議當考詔

客省東上閤門使英州團練使曹佾進馬更不賜詔書

初翰林學士歐陽修言故事進奉乾元節皆賜詔褒答

朝廷非貴其物也且以嘉臣子之勤爾今佾五年進空

表而馬不至雖未加罪不可更賜以詔書故罷之

己丑卲州溪峒蠻楊光倩知㣲州光倩通漢之子也通

漢慶歷初嘗入貢既死光倩繼之嶲制溪峒知州卒承

襲者許進奉行州事撫遏蠻人及五年安撫司為奏給

敕告至是光倩行州事七年無他過故命之

辛卯詔勾當御藥院内臣如當轉出外而特留者俟其出計所留歲月優遷之更不許累寄所遷資序非勾當御藥院而留者其出更不推恩初御史中丞趙槩言勾當御藥院有遷官至遥領團練使者謂之闇轉若不别立規制竊恐干冒恩澤寖不可止乞限年朗與改官故條約之　殿中侍御史吕誨嘗言近日除管勾御藥院入内供奉官王保信王保寧鄧保壽王世寧四人遥郡

團練刺史傳聞中外駭動人聽臣輒以國朝故事言之
高品黄門三十年供奉官十年一轉盖不使此輩坐而
竊禄如咸平中洛苑使入内都知秦翰與雷有終討王
均之亂以功授内園使恩州刺史即不知保信等立何
勞効與秦翰恩賞一同只是攀援閻轉無名之例伏乞
追還成命特與平轉屬邊疆多事之際恐因此内臣無
功進秩提兵授律者不肯用命以鶴乘軒衛人無戰意
斯有國者之深誡惟聖斷無以私昵害天下之至公乃

臣拳拳之望也既留中不出誨又言伏聞已前諸閤分
內品之類不過一二十人比來增及數倍除身分俸外
更請本閤料錢四時衣服又破三司折食價錢冗費甚
多緜此歷天章閣後苑內東門御藥院最為優厚或因
監都督功坐一切小勞便理績効得聖旨畫下則超資
躐等謂之閤轉自內品供奉不數年間授諸司使遥領
刺史防團之任向時石全育何承用盧昭序張茂則馮
承用之類其名甚多不可殫舉既與之閤轉則俸禄隨

而增給如此濫進非特亂先朝之典制較之前古亦未之聞當陛下即位之初太后臨朝命出帷幄威福假於宦豎斜封墨敕授之匪人故外庭鮮得聞知疑闇轉之例自茲而始曁明道而後陛下躬覽萬幾北司之弊不聞刻草今奈何復使熾盛於前也然宣命降於内省遷擢誥敕亦闕於兩府盖自來上下循持蔽而不言以陛下爵禄樹為私恩交結貴倖因緣致身於近輔者比比有之積弊寖久陛下無由而知蠹公害政莫甚於此都

城之下高門大第寶貨充積富貴窮極皆倖臣之所有也傾府庫之貨財竭生靈之膏血以資無功何所取益臣恐人神怨怒非朝廷之福設若保信等出居外任溥立勞効陛下復以何官待之臣竊謂先帝賞秦翰討賊之功宜守之為例則小人覬覦之心自息伏乞指揮入內內侍省檢會諸閤分寶元以前人數比類今日如員數過多即行減省及管勾天章閣後苑內東門御藥院各限定員數或與三年一替並令入內內侍省將印紙

歷子具有無功過事件批書如因勞効得旨酬賞亦須畫時批上候合轉官時以歷子付樞密院點檢該得賞格即時與敘遷送中書出給誥敕所貴內侍省與樞密中書相關不敢蔽欺得以盡公其閤轉俸給一切非例並乞裁罷仍追寢保信等前命止與平轉俾中外臣僚陞進均一賞有所勸天下大幸誨論王世寧等四人閤轉不得其時四人者皆御藥實録會要俱不書因趙槩有言掇取附見誨嘗言王世寧與陳升之交結則世寧管勾御藥院必在升之未入樞密院前槩云遥領團練誨云遥郡團練刺史必是一事附見槩後宜不差但不知誨所言聽否爾當考

劉保信等四人乞授外官在嘉祐八年五月乙卯前可參照

辛丑樞密使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宋庠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殿中侍御史呂誨等論庠老疾昏惰選用武臣輙紊舊法加外寛内忌近者李瑋家事猥陳均州緣例欲陷瑋深罪阿公主意賴上明察不行其言且交結内臣王保寧陰求援助昨除御藥院供奉四人遥領團練使刺史保寧乃其一也三班院吏授官隔過季限略不懲誡御前忠佐年當揀退乃復姑息

其徇私罔公率如此章凡四上右司諫趙抃亦論庠不才詔從優禮罷之抃神道碑云庠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至有訴於上前者抃陳其不可

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曾公亮依前官充樞密使　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張昪禮部侍郎孫抃並為參知政事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禮部侍郎知制誥史館修撰歐陽修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陳旭御史中丞趙槩並為樞密副使仍以槩為禮部侍郎　詔自今臣僚之家毋得陳乞御篆神道碑額　鄜延路經略司言沿

邊德靖等十堡寨頻有賊馬入界開墾生地并剽略畜産雖以戍兵捍守比稍習山川道路又復代去請就十堡塞招土兵兩指揮教以騎射之法每處留屯百人從之

辛亥度支員外郎直祕閣判度支勾院司馬光度支判官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王安石同修起居注光五辭而後受安石終辭之最後有旨令閤門吏齎敕就三司授之安石不受吏隨而拜之安石避於廁吏置敕於案

而去安石遣人追還之朝廷卒不能奪　江南西路鈐轄司請徙本路都監一員於虔州駐泊仍請如昇洪荆潭等處招置威果一指揮以隸禁軍從之

壬子供備庫副使桑湜為六宅副使弟湛為三班借職初宰臣韓琦言湜乃懌之長子素有才勇父頃與西賊戰没其堂弟湛與湜同扶喪歸葬湜心感之皇祐五年遇郊恩嘗乞蔭補湛而朝廷以無例不行後因恭謝祫享湜雖有子未嘗奏陳蓋義不以先於湛也無湜改官

凡十年不曾磨勘湜武臣而志操如此望優與旌擢特錄湛一官詔桑湜特轉資湛特補借職　詔廣南西路欽州廉州融州自今令本路安撫經略轉運司舉內殿崇班以上為知州仍帶沿邊溪峒都廵檢使

十二月丁巳安素處士高懌為光祿寺丞致仕懌固辭之

己未樞密副使陳旭言與趙槩同時被命槩自翰林侍讀學士為御史中丞班序本高請槩班臣之上從之

辛酉廣西轉運司言甲峒蠻寇邕州詔安撫使余靖等發兵討捕之

庚午寧國節度使同平章事同判大宗正事北海郡王允弼為武寧節度使兼侍中判大宗正事奉寧節度使同平章事華原郡王允良為彰信節度使兼侍中宗室改官及十年者皆序遷

壬申右衛大將軍蘄州防禦使安國公從古權同判大宗正事上稱從古有賢行故用之英錄治平元年十二月從古傳云睦親宅

火獨從古保救祖宗神御有詔奬諭焉仁宗嘗稱其行遂以權同判大宗正事睦親宅火當考年月

初趙抃為成都轉運使嘗言所部諸州每年有遊惰不逞之民以祭賽鬼神為名斂求錢物一坊巷至聚三二百人作將軍曹吏牙直之號執鎗刀旗旛隊仗及以女人為男子衣或男子衣婦人衣導以音樂百戲三四夜往來不絕雖已揭牓禁約然遠方風俗相沿恐難驟止請具為條制詔所犯首領以違制論仍徙出川界本路監司半歲一舉行

癸酉太常禮院言自今文武臣僚薨卒法當謚者考功於未葬前取索行狀移禮官考定如其家葬速集議不及則許賜之其有勲德既葬而未嘗請謚者亦聽取旨

詔可

戊寅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吕公弼為龍圖閣學士知成都府公弼初至人疑其少威斷會營卒犯法當杖不肯受曰寧請劒不能受杖公弼再三諭之不從乃曰杖國法不可不受劒汝所請亦不汝違也命杖而復斬

之軍中肅然

己卯廣西安撫司言蘊茂州蠻寇邕州

庚辰契丹國母遣林牙右衛上將軍耶律道太常少卿昭文館直學士柴德滋契丹遣懷化軍節度使耶律瑕起居舍人知制誥史館修撰王崇来賀正旦

諸州上男子百歲以上者凡十一人按宋史為州助教作十二人 辛已並補本州助教用袷享赦書從事也 先是知永興劉敞朝辭日言關中歲比不登民多流移請發倉賑之

又言均田擾民上令於所部徐訪利害以聞及敞至永興（敞以九月丁亥朔除侍讀知永興十二月初始到任今附此）具奏孫琳在河中府用方田法打量均稅百姓驚駭各恐增起稅租因此斫伐桑柘賴轉運使薛向處處張牓告諭方得暫止訪聞只打量萬泉一縣近須一年乃畢蒙減者則必欣喜被增者自然怨嗟詞訴獄訟恐自此始乞且召還孫琳更俟豐歲庶幾災傷之餘不至驚擾敞意謂琳用方田法步地千步為方方方度之誠使其覆實無頗但能知田

畆高下爾至於均税之法以地肥瘠為差其勤力從事田畆修治者則賦重自若其惰竊不事事而田畆荒瘠者因獲減賦然此尚以肥瘠言也吏非廉明用心不一或不能盡知田事或挾私與奪上無由察也故均田之害人皆知之獨主事者樂其名敞所以求待豐歳者惡斥言之耳敞又以為琳之度田起自萬泉龍門此兩邑皆山田崎嶇三二百里閭審如琳法非旬歳不可周徧也琳皆不出一月而奏畢功會敞奏至中書信琳言即

具報敞但降敕牓禁民毋得殘桑柘而已其後河中民
果訴增減田稅不平凡數萬戶敞事具敞行狀及奏議　歐陽修
亦言臣為諫官時嘗首言均稅事乞差郭諮孫琳蒙朝
廷依臣所言起自蔡州一縣以方田法均稅事方施行
而議者多言不便尋即罷之近者伏見朝廷特置均稅
一司差官分往河北陝西均稅始聞河北傳言人戶虛
驚斫伐桑棗尚不為信次見陝西州郡有上言歲儉民
饑乞罷均稅者稍已疑此一事果為難行而朝廷之意

決在必行言者遂不能入近者又見河北人戸凡千百人聚訴於三司然則道路傳言與州郡上言雖為不足信其如聚集千人於京師此事不可掩蔽則民情可知矣蓋均税非以規利而本以便民如此民果便乎竊知朝廷本只以見在税數量輕重均之初不令其别生額外之數也近聞衛州通利軍括出民冐佃田土不於見在管權數内均減重者攤與冐佃户却生立税數配之此非朝廷之意而民所以喧訴也又聞澶州諸縣於見

今實額管榷數外將帳頭自來椿坐有名無納及失開
閣兩項遠年稅數並係祥符景德已前以至五代長興
年椿官虛數並攤與見今人户又聞以地肥瘠定為四
等其下等田有白減帶鹹地并鹹鹵沙薄可殖地死沙
不殖地並一例均攤與稅數謂此雖不可耕種尚可煎
鹽且河北之民自祖宗以来蒙賜恩卹放行鹽禁只令
據鹽斤兩納稅今煎鹽者已納鹽稅又令更納田稅豈
祖宗所以惠河北之民意又聞河南不殖之地繫禁鹽

地分者亦均攤與税又不知民何以納也澶衛去京師近偶可聞知者如此其餘逺地謂所均税悉便於民其可得乎以此見朝廷行事至難小人希意承旨者言利而不言害俗吏貪功希賞見小利忘大害為國斂怨於民朝廷不知則已茍已知之其可不為救其失我欲望聖慈特賜指揮令均税所只如朝廷本議將實摧見在税數量輕重均之其餘生立税數及逺年虚數却與放免及未均地分並且罷均且均税一事本是臣先建言

聞今事有不便臣固不敢緘默歐陽修言不得其時今副十一月以前或因敞面對論此修亦附劉敞後當是未除樞具奏時為翰林學士九月十月之間也

是歲置主司推勘公事一人以京朝官充掌推劾諸部公事此據兩朝史志不得其月今附歲末治平二年正月罷開寶八年十一月當考

牛羊司舊有穿掖務大中祥符四年析出改曰供庖務是歲併入牛羊司其務廢罷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九十三 四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修撰臣陳初哲

謄錄監生臣劉堦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九十三

宋 李燾 撰

仁宗

嘉祐六年春正月辛卯判大宗正事允弼請以潭王宫教授周孟陽等編修本司所降宣敕劄子從之孟陽海陵人也

壬辰翰林學士王珪權知貢舉

乙未詔有司製南海廣利洪聖昭順王廟所用冠服及三獻官太祝奉禮祭服罷本廟所賜樂曲初駕部員外郎通判廣州呂邁言奉祠南海王廟雖有鐘鼓之設及所賜樂曲而樂工未嘗肄習又其器服制度不應祀典請下禮官考詳而禮官言南海據令為中祠宜如嶽瀆諸祠不用樂因上其冕服及祠官祭服之制乃詔製而給之樂曲誰所賜當考

權御史中丞王疇言比歲兩制臣僚不得與執政相見及臺諫官往還議出一時初無典故

當時論者即以為非今執政與諫官已弛其禁而臺官尚設科防臣愚以為臺官主於議論以補天子之聞見豈一二人能周知天下事乎兩制侍從之臣皆國之選今偶或相見交自為疑非所以示朝廷之大體也請自今兩制亦許與臺官相見從之　錄邕州都廵檢内殿承制宋士尭子序為右班殿直下為三班奉職以士尭與交阯戰死也

丁未詔判尚書考功祠部官告院自今並降敕差人理

合入資序仍給添支十千故事尚書省諸曹惟判刑吏部南曹許理資序餘遇有闕即申中書中書判送其官謂之送印時以堂除差遣者衆又三曹皆有事守故以勑差之

戊申降郢州防禦使宗懿為信州團練使宗懿葬其父濮安懿王而自以本命日不臨穴故也時任守忠護王葬事凌蔑諸子所饋遺近萬緡而心猶未厭宗懿得罪守忠實為之守忠事據記聞

辛亥龍圖閣直學士傅永知制誥祖無擇同詳定寛卹民力事

癸丑詔開封府自今有摹刻御書字而鬻賣者重坐之

二月丁巳詔宗室賜名授官者須年及十五乃許計年轉官

辛酉奉安明德章穆皇后御容於普安禪院之重徽殿

癸亥詔宗室上墳陵毋得以黏竿彈弓隨行

乙丑詔如聞良民子弟或為人誘隸軍籍父母泣訴而

不得還者朕甚閔之自今有司審其所從来隸籍百日内父母訴官者還之按百日宋史作兩月與此小異

丙寅御崇政殿録繫囚雜犯死罪以下遞降一等

戊辰詔樞密院自今内殿崇班以上須年二十方聽受差遣

辛未御崇政殿試禮部進士諸科及特奏名進士諸科

三月乙酉名輔臣觀御書兖州至聖文宣王廟牓

癸巳賜進士王俊民等一百三十九人及第五十四人

同出身諸科一百二人及第并同出身特奏名進士諸科四十三人同出身及諸州文學長史假民掖人也按宋史是月賜進士諸科及第同出身二百九十五人與此不合

戊戌契丹歸明人武珪為下班殿侍河北沿邊安撫司指使武珪本鎮州人陷敵歲久頗知敵事至是上所畫契丹廣平淀受禮圖特錄之

己亥宰臣富弼以母喪去位

庚子以富弼母喪罷大燕時同知禮院晏成裕言君臣

之義哀樂所同請罷春燕以表優卹大臣之意上亟從其言成裕殊子弼妻之弟也議者或以為過云為大臣母喪輟燕仁宗盛德也而實錄及會要乃云議者皆以為非是不然矣謂成裕與弼覼縷不當建請則猶可今畧加刪潤也

辛丑賜衢州進士程汝士周頡粟帛以轉運使言其文行推于鄉里也

壬寅封皇第十一女為永壽公主第十二女為寶壽公主寶壽周賢妃所生後封冀國永壽董淑妃所生後封邠國

甲辰詔翰林學士承旨宋祁遇入直許一人主湯藥祁以羸疾請之也

戊申幸後苑賞花釣魚遂宴太清樓出御製詩一章命從臣屬和以進　詔禮院封柴氏後為崇義公以奉周祀其六廟在西京而歲時祭祀無器服之數其令有司以三品祭服一以四品祭服二及當用祭器給之

庚戌詔大理寺命官有不當書罪而据拾文致者其本處官吏並鞫罪以聞從殿中侍御史裏行陳洙所奏也

政要詳之不須具載

夏四月戊午刑部郎中直昭文館寇平知潞州仍理轉運使資序侍御史陳經言平前為淮南轉運使市物不償價已嘗彈奏之請罷所理資序詔可

庚申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屯田員外郎李師中權本路轉運使初師中劾知邕州蕭注治邕八年有峒兵十餘萬不能撫而用之乃入溪峒貿易掊歛以失衆心卒致將卒覆敗經畧使蕭固措置乖謬與轉運使宋咸黨附

注既責荆南師中復言注贖貨阻威誘畧傜智髙所閣民羅寨五單為奴又擅發溪峒丁壯采黄金無簿籍可鈎考為國生事案法當斬今就横行降一官自都監作鈐轄不知此何名也詔遣中使李若愚鞫實注竟坐此責為泰州團練副使安置固及咸皆追官勒停按李師中傳注泰州安置固咸皆追官勒停注傳亦云為泰州團練副使安置與師中傳合實録乃於七月十七日書蕭固追三官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泰州團練副使宋咸追一官勒停會要並同實録獨不見蕭注有何罪罰疑實録會要所載蕭固追三官下必有脫字所載授檢校水部員外郎泰州團練使則蕭注事也王安石集有責蕭注

制辭所載官位寔與師中傳及注傳同今從師中傳及注傳先附見注罪罰并固咸追停於師中權漕之後其固咸所坐仍就七月十七日書之更俟考詳

辛酉權三司使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包拯為給事中三司使拯在三司凡諸管庫供上物舊皆科率外郡積以困民拯特置場和市民得無擾吏負錢帛多縲繫聞輙逃去械其妻子者類皆釋之二事或自有月日則此當削去詔嶺南官吏死于儂賊而其家流落未能自歸者所在給食護送還鄉

甲子契丹國母遣林牙左威衛上將軍蕭宸四方館使寧州防禦使韓貽孫契丹遣始平節度使蕭礪崇祿卿李庸來賀乾元節

庚午右正言王陶知衛州時臺諫共言陳旭不當為樞密副使上弗聽陶既引疾在告又先自乞罷因許之

癸酉詔凡入貲為郎至升朝者戶役皆免之京官不得免衙前自餘免其身而止若入官後增置田產直五千萬以上者復役如初傭代者聽之

丙子大理寺丞郭固編校祕閣所藏兵書先是置官編校書籍而兵書與天文為祕書獨不預大臣或言固知兵法即以命之然兵書殘缺者多不能徧補也

庚辰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陳旭為資政殿學士知定州三司使給事中包拯為樞密副使禮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唐介知洪州右司諫趙忭知虔州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范師道以本官知福州殿中侍御史呂誨知江州旭始除樞密副使或言旭陰結宦者

史志聰王世寧等故有此命介等遂交章論列且言旭頃為諫官因張彥方事阿附貴戚已不為清議所與及知開封府嘗賤市富民馬納外弟甄昇於府舍恣行請託上以其章示旭旭奏臣前任言職彈斥内臣其桀黠用事如楊懷敏何誠用武繼隆劉恢輩多坐絀逐今言者乃以此汚臣志聰臣不識面世寧弟娶臣妻舅之孫女久絶往来若嘗薦臣陛下必記其語乞付吏辨劾遂家居求罷上以手詔召出之介等復闔門待罪頃之復

出如是者數四上顧謂輔臣曰凡除拜二府朕豈容内臣預議耶而介等言不已故兩罷之〈陳旭宋史傳既載旭自辨語又云仁宗知言者非實以手詔名旭出載旭自辨語可也今亦具存之所稱仁宗知言者非實則有所緣飾矣他書皆無此今不取唐介宋史傳云介與趙忭王陶等論升之姦邪交結中人閻士良又與御藥王世寧連姻不可大用與王世寧連姻則吕誨章及升之自辨已見獨閻士良交結本末誨章并言史志聰或宋史誤以志聰為士良當考志聰至和元年正月為入内副都知嘉祐三年五月為入内都知宋史全書吕中曰宦官宦妾便於小人而不便於君子者也後世人主除拜大臣不詢於外朝而詢於内朝則過矣故石顯者貢禹元成之所倚也梁冀者胡廣趙戒之所託也高力士者楊國忠之所恃也此自古小人未嘗不與宦官宫妾外戚為一者我朝

所以無內朝之患以外朝之除拜在內不得而知內廷之請謁在外可得而抑之也　初諸路敦遣行義文學之士赴京師者二十三人其至者十六人皆館于太學即舍人院試論策

五月丙戌賜徐州顏復潤州焦千之成都張禩荊南樂京等七人進士出身四人同出身餘悉授試校書郎復太初子禩察子也時濮州李植道卒岳州顧立有朞喪梓州章衮蜀州張中理處州吳戩廣安軍蒲伯明越州吳孜等五人辭不就試復等既推恩亦以試將作監主

簿命之張唐英政要云明年又賜顧立同進士出身當考

戊子司天言六月朔日當食六分半詔禮院檢詳救日典故以聞庚寅禮院請其日皇帝素服不御正殿毋視事百官廢務守司合朔前二日郊社令及門僕守四門巡門監察鼓吹令帥工人以方色執麾旒分置四門屋下龍蛇鼓隨設於左東門者立於北塾南面南門者立於東塾西面西門者立於南塾北面北門者立於西塾東面隊正一人執刀帥衛士五人執五兵之器立於鼓

外矛處東戟處南斧鉞在西矟在北郊社令立攅於壇四隅朱絲繩縈三匝又設黄麾在北龍鼓一面次之弓一矢四次之諸兵鼓靜立俟司天官曰日有變工人舉麾齊伐鼓祭告官行事太祝讀文其辭以責陰助陽之意司天官稱止工人罷鼓如日陰晦太陽不見即不舉麾不伐鼓從之

乙未吏部侍郎集賢院學士余靖為尚書左丞廣南東路經畧安撫使知廣州時嶺海猶未平也靖再辭而後受謝表云去

歲邕邊失策納彼逋逃峒獠恃强遂成侵擾邏司喪元而潰敗列郡聞風而震驚因驛騎以名臣俾單車而諭指雖島夷聽命願誅首惡之人而寨將貪功未絕交爭之患亦既與之約束各守封疆苟拜令之必行諒吾圖之能固猶以嶺服之外越徼相通俾臨此州以辨邊事去年八月體量安撫可附此

丙戌詔諸知州軍及兵官許造酒者毋得賣易及以折物價

丁酉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呂景初同詳定均稅　翰林學士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工部尚書知制誥集賢殿修撰宋祁卒贈刑部尚書祁兄弟皆以儒

學顯而祁尤能為文章善議論清約莊重不逮其兄論者謂祁不至公輔蓋亦以此祁自為遺奏曰陛下享國四十年東宮虛位天下係望人心未㡬為社稷深計莫若擇宗室賢材進爵親王為匕鬯之主若六宮有就館之慶聖嗣蕃衍則宗子降封郡王以避正嫡此定人心防禍患之大計也又自為左誌右誌及治戒以授其子其子遵治戒不請謚久之張方平言祁法應得謚謚曰景文謚景文在治平三年今并書

已亥馬軍副都指揮使淮康節度使張茂實落管軍知曹州初趙槩代韓絳為御史中丞亦言茂實不宜典宿衛未聽及槩為樞密副使復言之而言者又劾茂實販易公使所遣卒殺人于外茂實因以老自請解兵權始命出守　翰林侍讀學士劉敞嘗奏疏言為國之道防患於未然遠嫌於萬一所以安羣情止邪謀也伏聞張茂實本周王乳母子嘗養宫中故往年市人以狂言動茂實頗駭物聽近者韓絳又以讒說傾窄相重揺人心

則是一茂實之身遠則為小人所指目近則為羣臣所
疑懼雖聖心坦然於物無猜恐未能家至户曉使人人
不惑也假令茂實其心如丹必無他腸亦未能家至户
曉使人人不憂也如此則備宿衛典兵馬適足以啓天
下之惑動天下之憂甚非重宗廟安臣民備萬一之計
臣謂今日之宜要令兩善莫若解茂實兵權處以外郡
於茂實不失富貴而朝廷得遠嫌疑此最策之善者也
昔王郎自稱劉子輿盧芳自號劉文伯因疑飾偽未必

皆有犯上之心但流言驅扇羣情眩惑使之然爾臣忝近列方當遠出心之所疑不敢不極論乞以臣言密付執政商量敞時受命知永興久之茂實乃罷

庚戌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死罪以下遞降一等徒以下釋之又遣官疎決三京　詔凡府號官稱犯父祖名而非嫌名及二名者不以官品高下並聽回避初翰林學士知審官院賈黯言伏見大理寺丞雷宗臣除太子中舍以父名乞回避從其請臣按曲禮曰不諱嫌名二

名不偏諱釋者曰嫌名謂音聲相近禹與雨丘與區也偏為二名不一一諱也據律文諸府號官稱有犯祖父名而冒榮居之者徒一年釋曰府有正號府號者若父名衛不得於諸衛任官或祖名安不得任長安縣職之類官稱者或父名軍不得作將軍或祖名卿不得為卿之類又諸上書若奏事犯祖廟諱者杖八十若嫌名及二名偏犯者不坐今按宗臣父名顯忠而避中字於禮所謂嫌名臣謂既許避免若復有如此而不避者豈得

犯冒禁之律如前代故事東晉以王舒為會稽內史舒父會求易他郡時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復改會為鄮舒遂行後又以舒子允之為會稽內史允之亦乞更授詔曰祖諱孰若君命之重下八座詳之給事中譙王無忌以春秋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夫王命之重不得崇其私又故事無祖名辭命之制唐賈曾除中書舍人父名忠固辭議者以中是曹司之名又與曾父名音同字別於禮無嫌至於國朝雖雍熙中嘗下詔凡除官內

有家諱者除三省御史臺五品文班四品以上許用式
奏餘不在此制然推尋國初迄于近年或小官許改或
大臣不從或雖二名嫌名而有許避者或止犯單諱而
有不許者如建隆初慕容延釗除同平章事以父名章
改為同中書門下三品吳延祚以父名璋改為同中書
門下三品趙延進除起復雲麾將軍以延進父名暉改
授起復光祿大夫天聖中著作佐郎王傳父名著奉禮
郎張子奭父名宗禮以傳為大理寺丞子奭為太祝皆

請避而許者如淳化中畢士安父名義林除翰林學士

天聖中韓億父名保除樞密直學士景德中王繼英父

名忠賜推忠功臣天禧中寇凖父名湘除襄州節度使

天禧中劉筠父名繼隆除龍圖閣學士近年楊偉父名

自牧為羣牧使皆曾固辭此又雖請避而不許前後許

與不許繫之一時蓋由未嘗稽詳禮律立為永制請約

雍熙詔書自幾品官以上每有除授若犯父祖名諱有

奏陳者先下有司詳定若於禮律當避者聽改授之餘

不在避免之限上令太常禮院大理寺同定奪而言父祖之名為子孫者所不忍道不繫官品之高下並聽囘避故以律文申明之　詔河北沿邊安撫司禁北人捕魚於界河初界河屬我境而北人潛入河中捕魚採葦雄州移文涿州詰之契丹驅所犯人榜境上隆緒之統和二十四年亦自約束久之北人或由海口載鹽入界河涉雄覇抵涿易者邊吏因循不能止於是宫苑使忠州刺史趙滋知雄州遣廵兵捕殺之且破其船乃復捕

魚之禁趙滋先以宫苑使知保州四月甲戌領忠州刺史知雄州也

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初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是日未初從西食四分而雲陰雷電頃之雨渾儀所言不為灾權御史中丞王疇言頃歳日食於正陽之月陛下避殿徹食奉天抑巳方其食時實亦隂晦然於雲氣之間尚有見者固不得同不食當時有司乃稱食不及分而宰臣集班表賀甚失陛下祗畏奉天之意今日食之初殊為晴徹既為陰雲所掩方遂不見亦不得與日不食

同也雖陛下至誠修德答變感天必不欲激異為祥然恐有司或援近例乞班賀者臣故得以先事而言也同判尚書禮部司馬光言近世以來每有日食之變歷官皆先奏月日時刻及所食之分數至或為陰雲所蔽或食不滿分公卿百官奉表稱賀臣以謂日之所照用徧寰區雲之所蔽至為近狹雖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乃天戒至深不可不察漢成帝永始六年九月日食四方不見京師見谷永以為百姓屈竭禍在外也臣愚

以謂永之所言似未協天意夫四方不見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京師不見者禍變深也日者人君之象天意若曰人君為隂邪所蔽灾懕甚明天下皆知其憂危而朝廷獨不知也由是言之君人者尤宜側身戒懼憂念社稷而羣臣欲相率稱賀豈得不謂之上下相蒙誣罔天譴哉又所食不滿分者乃懕官術數之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以為賀也臣職在禮部掌羣臣慶賀表章不敢不言於是詔百官毋得稱賀

胡宿請祭社䟽附此

庚申賜草澤章友直銀百兩絹百疋以篆國子監石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理選限辭不就故有是賜友直建安人得象之族也得象為宰相嘗欲官之友直謝去終其身不仕

丁卯徙知鳳翔府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崔嶧知河中府嶧所至貪汚比老益甚在鳳翔轉運使薛向按之急不得已移河中未幾遂以刑部侍郎致仕　詔還曹利用所沒田宅利用既昭雪其家累有請于朝至是用祫

享赦書而盡還之

癸酉樞密院奏近揀四百料錢近下禁軍填近上禁軍所有轉軍分例物即三分特支一分詔支一半此據會要是六月二十二日事故附癸酉日

甲戌富弼起復禮部尚書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弼辭不拜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弼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上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或言弼初與韓琦同在二府左提右挈圖致太平天下謂之韓富既

又同爲宰相琦性果斷弼性審謹琦質直語或渉俗俗謂語多者爲絮嘗議政事弼疑難者數四琦意不快曰又絮耶弼變色曰絮是何言歟又嘗言及宰相起復故事琦曰此非朝廷盛典也於是弼力辭起復且言臣在中書嘗與韓琦論此今琦處嫌疑之地必不肯爲臣盡誠敷奏願陛下勿復詢問斷自宸慮許臣終喪琦見之不樂自是二人稍有間云此據司馬氏記聞及蘇氏别志又參取弼所上劄子然謂弼與琦自此稍有隙恐未必爾更須詳考上既許弼終喪弼以表謝因言

竊聞新授提點銀銅場職方員外郎張述累有封章乞立儲貳其詞太過頗涉匪彝事合婉微述乃傷於逼廹語當秘密述乃極於張皇傳聞四方無不驚駭伏縁張述前知泗州絶無政舉臣在中書日亦甞見其闕失事狀本官必是恐朝廷不用遂强作此事雖云納忠而獻直實掩過以取名果若憂國愛君豈肯如此喧布况提點銀銅場將来例入職司如述小人不合升奬臣切恐好進之輩更相倣效妄陳禍福頻撓聖聰陛下或致憂

隱切欲求嗣即於天聽却成不便臣今雖不在陛下左右實則日久憂慮寢食不安也且念自古帝王未有不任情喜怒殺害臣民恭惟陛下臨御已四十年未嘗枉怒一人況於刑誅固無分毫枉濫惟是仁慈寛恕甚於父母之愛赤子天下蒙被陛下大恩大惠深入骨髓上蒼觀覽豈無報應明知聖嗣非晚降育臣今所願者惟願陛下勤於政事之外凡百節謹日前愛玩多方制伏其心至於晏飲間動風發氣之物亦宜揀擇不令進御

澄神靜思助以平和之藥必享萬壽無疆之慶永為宗
社之主皇嗣之晚未足為慮此乃必然之理也弼又言
竊恐陛下左右親近者知陛下求嗣心切一向希寵望
幸各有誕育之意人人爭進則陛下雖欲制伏其心不
可得也雖欲保惜聖躬亦不可得也如此則臣實為陛
下憂之為宗廟社稷憂之臣嘗為上相義同股肱當與
國家共其禍福不得不憂及此也陛下若不以臣為狂
妄即乞以臣此意一一宣諭親近之人臣必料親近者

皆有保惜聖躬之心各便省悟而能長守富貴即於陛下自然無憂實天下之幸也宗廟社稷之幸也聖嗣既係天命自有天時不可以人力強致臣受陛下深恩出於懇切不覺語及如此臣不敢避死陛下若肯聽納然後賜臣以死實亦甘心上復以優詔答焉按實錄明年正月甲戌徙知洺州職方員外郎余藻為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冶又按英宗實錄治平元年二月己巳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冶屯田郎中余藻提點廣西刑獄職方員外郎張述提點江浙等路鑄錢坑冶述蓋代藻者嘉祐六年未受命也不知富弼上疏時述何由已帶提點銀銅場職任或恐余藻在洺州時張述已先除提點銀銅場而實

錄偶不詳或因富弼言遂罷述後乃更除也當考

張述疏曰此據張唐英政要附見不知即富弼所指者否當考臣讀書為儒歷覽經史而効官州縣惟有忠義常盡瘁於職業自登朝列伏見皇嗣未立中外憂之十餘年間已五次上書所言皆指陳宗廟社稷可安可危之事自知卑微天聽高邈伏慮衡石程書之時不足感悟宸聽又恐言詞激切觸犯忌諱為左右隱蔽臣伏念三聖寶位傳付陛下陛下在位既四十年未有繼嗣未審陛下曾仔細思之耶若仔細思之則憂宗廟社稷

俾繼嗣不絕矣若未仔細深思之耶不當因循委順天
命一祖二宗傳付陛下寶位欲其宗廟社稷世世嗣續
不絕則陛下方為孝矣臣愚敢引杜太后之言庶激切
感悟陛下之心杜太后臨終以藝祖得天下謂無長君
所以藝祖得之藝祖奉杜太后之言所以不忍傳之子
而傳之太宗是也向使世宗在位更十數年少帝嗣立
藝祖豈得有應天順人之事乎陛下當思之陛下昔誕
育豫王若天意與陛下則今已成立矣近聞一年中誕

四公主若天意與陛下則其中有皇子也上天之意如是矣陛下合當悟之陛下在位四十年當其安寧萬歲時宜審擇藝祖太宗賢皇子孫且立為皇子但且異其爵位職之官政係天下之望陛下詳察有賢德可傳付則立之所以謹重大事俾宗廟社稷得其主矣而况天地之大五行休王皆有數在天地之中固不可逃其數也一旦卒有萬一不可諱倉皇之際危急之間寳位神器欲使宫闈左右中官兩府遞相覬望而謀之豈陛下

之心輕宗廟基業如是之易也當陛下安康之時不能
詳擇為之欲至倉皇之際顧令左右取次謀之此則陛
下不謹重三聖之基業同尋常之事爾夫繼嗣有賢有
不賢則朝政有治有亂社稷宗廟有安有危陛下之心
固亦知之矣今陛下在位歲久萬幾之政稔閲熟見但
欲凝神淵默垂拱仰成威福賞罰雖曰出自朝廷即陛
下不専矣賞罰不専於已而威福漸移於下臣愚實憂
之書曰惟辟作福漸之時義大矣哉履霜堅氷蓋言漸

之不已則東漢陵夷之禍復見于今矣臣愚生不能有益聖世所以吐肝瀝膽犯忌諱狂言借說庶有感悟陛下之心若有所感悟而能擇繼嗣紹隆宗廟社稷俾世世祭享不絶臣雖赴鼎鑊萬死之日猶生之年而名不朽掛於忠義之列所求遂矣

丁丑命翰林學士吴奎王珪同詳定茶法實錄明年正月丁丑乃命王珪今從會要

戊寅度支判官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王

安石知制誥初安石辭起居注既得請又申命之安石復辭至七八月乃受於是徑遷知制誥安石遂不復辭官矣嘗有詔令今後舍人院不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與同列言竊以為舍人者陛下近臣以典掌誥命為職司所當參審若詞頭所批事情不盡而不得申請則是舍人不復行其職事而事無可否聽執政所為自非執政大臣欲傾側而為私則立法不當如此前日具論冀蒙陛下省察而至今未奉指揮臣等不知陛下以為是

而不改乎將不必以為是而特以出於執政大臣所建而不改乎將陛下視臣等所奏未嘗可否而執政大臣自持其議而不肯改乎以為是而不改則臣等考尋載籍以來未有欲治之世而設法蔽塞近臣論議之端如此者也不必以為是而特以出於執政大臣所建而不改是則陛下不復考問義理之是非一切苟順執政大臣所為而已也若陛下視臣等所奏未嘗有所可否而執政大臣自持其議而不肯改則是政已不自人主出

而天下之議廢矣此所以臣等惓惓之義不能自已者臣等竊觀陛下自近歲以來舉天下之事屬之七八大臣天下初以翕然幸其有為能救一切之弊然而方今大臣之弱者則不敢為陛下守法以忤諫官御史而專為持禄保位之謀大臣之强者則挾聖旨造法令恣行所欲不擇義之是非而諫官御史亦無敢忤其意者陛下方且深拱淵默兩聽其所為而無所問安有朝廷如此而能曠日持久而無亂者乎自古亂之所生不必君

臣為大惡但無至誠惻怛求治之心擇利害不審辨是非不早以小失為無傷而不改以小善為無補而不為以阿諛順已為悅而其說用以直諒逆已為諱而其言廢積事之不當而失人心者衆矣乃所以為亂也陛下以臣等所言為是則宜以至誠惻怛欲治念亂之心考聚大臣攺修政事則舍人院不得申請除攺文字措揮為不當當先攺矣若以臣等所言為非則臣等狂瞽不知治體而誣謗朝廷政事當加貶斥以懲妄言之罪則

別選才能通達之士以補從官臣等受陛下寵祿典領
朝廷職事不得其守則義不得不言而朝廷以為非也
則義不敢辭貶斥伏乞詳酌早賜指揮安石由是與執
政忤魏泰東軒襍記云王安石素與韓琦議論不合嘉祐末琦為相安石知制誥因論蕭注降官詞頭遂上疏爭舍人院職分其言頗侵執政泰所稱疏必指此也此載於安石集而注責官已附四月庚申因安石知制誥并附此疏
庚辰太原府代州鈐轄供備庫使忠州刺史蘇安靜上
麟州屈野河界圖自郭恩敗敵益侵耕河西無所憚李

思道孫兆相繼往議皆不合至是安靜與其國人哲伊律寧葉朗僚禮始議定其府州自喀沁郭特默隆莊沙威牌橫陽河東西一帶築堠九自沙威旁順橫陽河東岸西界步軍照望鋪間築堠十二自橫陽河西以南直埋井烽築堠六自滿濟彭西南直麟州界伊濟軍營築堠三自伊濟軍營南至大橫水染枝谷伺堠烽築結谷章愛哩烏西界步軍照望鋪相望築堠十二其榆平嶺清水谷頭有西界沙阿寨二從北阿密善正寨一次南

瑪克密策寨一各距榆平嶺四里其大科卜遵有西界沙阿寨四從北鄂特彭裕勒星寨一次南威約卜寨一次南瑪克密策多寨一次南瑪克密約葉寨一各距大科卜遵五里其紅崖塢有西界沙阿寨三從北綱裕勒愛寨一距紅崖塢二里次南阿密沁布寨二各距紅崖塢一里其都綱都格有西界沙阿寨二並係阿密沁布寨在都綱都格上其十一寨並存之如故寨東西四里各有西界步軍照望鋪亦築堠十二乃約自今西界人户毋得過所

築堠東耕種其在豐州外漢寨及府州界蕃户舊沙阿寨並復修完府州沿邊舊沙阿寨三十三更不剏修麟州界人户更不耕屈野河西其麟府州不耕之地亦許兩界人户就近樵牧即不得插立梢圈起盖庵屋違者並捉搦赴官及勒住和市兩界巡捉人員各毋得帶衣甲器械過三十人騎夏國傳載此事甚畧但云如是安靜檄夏國得律寧葉朗儫禮来合議安靜乃築堠三十六更新邊禁邀以違約則罷和市界始定云今全用實録本文按呂誨奏議第七卷論麟州地界狀云近罷鈐轄蘊安靜實為至當專遣職方員外郎李思道往彼朝廷授以成筭事無不濟今安靜乃

上地界圖則是安靜竟了地界不由思道也不知誨所謂罷安靜在何年月當考

是夏樞密副使歐陽修言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効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来已逾半歲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蔑爾無聞上孤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豈敢自安所以夙夜思惟願竭愚慮茍有可採萬一裨益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

以来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聨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等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言事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為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過積於下於此之

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寛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為優容以保全之而為大臣者外秉國權内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之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于耳此所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

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
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
正色顯言廷臣或連章列疏共論其事其言一出則萬
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為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于外
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
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
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陳而畏人知者
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

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寛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
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為臣下愛
惜名節尤謹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
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
淹言宰相呂夷簡貶之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彦
博貶春州别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
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
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之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

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呂誨新進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彦博遠出廣西烟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論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來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

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為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為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始終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孫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為中丞陶不敢内顧私恩與之爭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為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揺

大臣以作威福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為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為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揺大臣明矣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況介等此時雖為謫官幸蒙陛下寛恩各得為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為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修疏不得其時唐介等逐在四月二十七日修云在樞府已逾半歲按修以去年十一月十六日拜樞副則奏此疏當在五月

六月閒令附夏末七年三月
九日乃名王陶及范師道